

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徐懷中著

地上的長虹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地上的長虹

徐懷申 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地上的長虹

著者 徐懷中

編輯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

出版者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人民文學出版社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(325) 本書字數62000 印刷00001—38000

31''×43'' 1/32 印張3⁷/₁₆ 定價3,400元

內容說明

這是一部中篇小說。寫的是我人民解放軍一個部隊怎樣劈開雀兒山，完成了修築康藏公路一段工程的故事。作品通過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題材，反映出我英勇的解放軍戰士的創造性的勞動精神，和他們爲鞏固祖國邊防而不懈奮鬥的高貴品質。

遙遠的天邊，

牡丹花正在開放。

孔雀啊！孔雀！

請借一借你的翅膀，

不，孔雀！

你飛不過層層的雪山，

你飛不過條條的大江。

我只請問你，

勞你告訴我一聲，

世上可有這樣的人，

能在地上架起一道長虹。

我要從長虹上走到天邊，

去採一朵最美麗的牡丹！

.....

不要說是青年們，就是牧場上的老人，也沒有誰不知道白瑪。這個姑娘的嗓音清亮亮，唱起歌來就像是誰在吹竹葉呢！

可是，現在她並不想唱歌，哪怕是一句半句也不想唱。她立在一塊石頭上，失神地向四外望着，眼前的情景，實在使她煩悶得透不過氣來。

山，多麼高的山哪！像牆壁一樣從四面圍起來，只給人留下很小的一塊藍天。大雪，封蓋了所有的小路，好像生怕有一個人能從這裏逃走。山腳根的那一大片水——牧人們把它叫做『乾海子』，也凍得結結實實，冰上又鋪了一層雪，雪上留着狐狸的腳印，彷彿這裏並不是山洪聚集而成的綠水，只是一地高低不平的荒地；誰知道那些小魚是不是還活着。灌木叢只剩下了一堆堆的光條，再也望不見那深紅深紅的葉子了。山坡上，四季長青的雪松也那樣垂頭喪氣，樹枝被冰雪壓得向下搭拉着快要擦到地面。山莊，死沉沉地沒有一點生氣，那些兩層木房本來就够矮的，又被埋進雪裏一半，一眼望上去，真說不定裏邊是不是有人居住。烟囱口上落幾隻烏鴉，牠們總在瞰摸着屋頂的青樑架，事實

上那裏最後的幾顆麥粒也早被牠們搶去了。草坪裏，也是白茫茫一片，可憐的綿羊，只有用前蹄東扒西扒，去找尋那枯乾的草根。

狂風捲着落雪在山谷裏吼叫。白瑪倒吸了一口涼氣，想回帳篷裏暖和暖和，可是，剛一轉身就望見羊羣哄哄鬧鬧向四下亂竄，一條長尾巴灰狼，正卡住那隻小羊的脖頸，拖拖拉拉往松林裏跑；爲了跑得更快些，牠還不住地用尾巴在綿羊背上掃打。於是，她立刻像那隻羊一樣，蹣跚着腳，死命嚎叫起來。

老羅桑正在燒茶。他聽女兒的音調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抄起步槍，猛然鑽出帳篷。但是出來一望，却又立刻改變了主意；他扔開步槍，隨手抽出明閃閃的腰刀，抓住馬鬃，順勢跳上那匹光身子馬，預備向灰狼衝過去。

突然間『噹』的一聲槍響，狼應着槍聲，擡頭擺尾地向前撲了幾下，便一頭栽到樹幹上不動了，彷彿牠情願這樣撞死。那隻捲毛羊，一得脫身，就一面乾聲噓氣地嚎叫着，一面跌跌撞撞往回竄。

羅桑和他的女兒一下子都怔住了，好半天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。

正在納悶，見松林裏閃出幾個戰士來，他們雖措了很多東西，却還活蹦亂跳衝向那隻死狼。

末了，一個青年軍人從樹叢後邊露了面，他不慌不忙地把卡賓槍揹在身後，隨即捲起舌頭打着口哨，並接連不斷摔出石頭，使四下亂跑的羊羣不得不向帳篷擁去。羅桑見他石頭打得那樣準，口哨吹得那樣響，心中暗暗斷定：他一準做過牧人，而且是一個能幹的牧人。

當他走近帳篷的時候，羅桑連忙翻身下馬，伸出兩條胳膊，非常激動地喊叫着跑上前去，猛然抓住青年戰士的一隻手。

白瑪也跑過來了，她毫不拘束地握住了他的另一隻手，直衝衝望着他，並重複地向他說了幾句什麼話，以至於使那個青年一下紅起臉來了。

的確，他感到沒有辦法應付。學說藏話，雖然他也挺下功夫，可總還是最笨的一個，於是他只好哼哼哈哈抵擋一陣，扭頭叫道：

『郝鳳岐！你們來呀！一隻死狼有什麼看頭！』

他特別喊郝鳳岐的名字，是因為郝鳳岐的藏話說得『棒』。去年冬防期間，郝鳳岐被抽調到藏語訓練隊學習過三個月，聽說在幾百個學員當中他是數一數二的。

戰士們被羅桑拉進了牛毛帳篷。白瑪忙着把酥油茶倒滿小木碗，送到每個人手裏去。酥油茶，就和黃泥湯一模一樣，老遠便有一股嗆鼻子腥味，頭一回喝，誰也咧嘴皺眉頭，

像是喝硫苦；可現在，他們端起就『灌』，沒有一個人推推讓讓，一來到高原二年多，早已經喜歡起這種『黃泥湯』來了，二來誰都知道，對藏人的款待，要是你客氣、拒絕，他會打心眼裏不高興，甚至肯定地認為你瞧不起他。

這時，郝鳳岐便開始以一種洋洋自得的神氣當起『通司』來。首先是白瑪問道：

『是誰開的槍？』

郝鳳岐指着那個青年戰士說：

『他！就是他！小林子。』

小林子並不是沒有姓，可是除了晚點名時連長喊他一聲『楊小林』之外，就很少再有人叫他的姓了。本來，按個頭說他在全連不算最矮，按虛歲說也已經二十了，而且，他的嗓門早就不帶奶聲尖氣，簡直粗得像隻老公鷄，但是，他那完全像條小牛的身軀，和他那張圓滑的臉盤，就注定他再過十年也脫不了『小字輩』。

羅桑走近楊小林，出其不意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，並且把大拇指伸到他的鼻子根：

『真是一個好槍手，再好也沒有了，你看，我自己也有一支槍，滿不壞的一支槍！』他指着那支帶架子的老式英國槍，看得出，他十分喜愛它，托板上鑲滿了花紋銀片。『可是不行呀！狼跟羊纏在一堆，我怎能開槍呢？唔！誰見過你這樣的槍手！』

沒等楊小林回話，甚至也沒等郝鳳岐翻完，趙維學就搶着說：

『哎！你告他說呀，老郝，我們小林子十六歲就當射手，上至軍長下至戰士，哪一個不知道？五百公尺以內，看不見不說，只要一瞅見那就十拿九穩脫不了手。嘿！五百公尺，光打點發！噹！噹！噹！噹！』

趙維學替這位全軍聞名的青年射手做『宣傳』，差不多已成習慣了。即使是聽過了五遍的人，也難免在無法逃脫的處境中再聽一次。而且，他所講的故事中，沒有一回是缺少了自己的，他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和楊小林多少年就是肩膀貼着肩膀的老戰友。現在見羅桑和白瑪聽得那麼入神，他更是越說越帶勁。後來，乾脆把『通司』扔到一邊，直接對他們講起來：

『淮海戰役，圍攻小李莊，噍！砲火可真够勁，池塘裏的魚都漂了一層！那時候我們倆就在一塊！』他把一隻手搭在楊小林肩上一：『他在我左首，我在他右首，距離還不到十步。好傢伙！眼看着……』

楊小林把頭一偏，冷丁衝過來一句：

『行啦行啦！歇會吧，人家也聽不懂你這口山西話。』

趙維學恍然大悟地住了口。

羅桑雖然聽得有點影子，到底還是弄不清。因為一些軍事術語翻起來太吃力，郝鳳岐也本想馬虎過去，可是白瑪一個勁問長問短，他也只好把趙維學的話重複一遍。

他講到楊小林怎樣用樹枝把軍帽撐到壕沿上，自己却貼到一邊去射擊；講到全班九個人，掛花的掛花，犧牲的犧牲，就剩楊小林一個人，耳朵根也溜過去一槍，血，順着領口往下流，這時候，敵人就像鬼一樣死嚎着想突圍，他抄起一顆手雷摔出去，又怎樣在烟霧裏跳出工事，抱着機槍一口氣點了一梭子，敵人又怎樣噗味噗味地栽倒，後來，他去找帽子，已經不見影了，那裏的土被敵人的砲彈戳開一個大口子；又講到……

羅桑聽着，理理他滿臉雜亂的鬍子，不住地咧開嘴笑。他的女兒就更加興奮而至於激動了。藏族姑娘就是這樣，她們一點也不會掩飾自己的情感。她的伶俐的黑眼珠轉動着，時時盯住楊小林，彷彿是在研究他那對離眉毛很近的大眼睛，也彷彿是在研究他耳根那條細長的傷疤。一句話，他的一切都引起了她很大的興趣。

而他呢？也早覺察到了她那種大胆的目光，但他却在盡力顯得根本沒有注意到她。

他已經明確地感觸到，這個無拘無束甚至帶點『野氣』的姑娘，很想和自己說些什麼；而他，也很想找點什麼話和她說一說，哪怕是一句兩句也行，可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。但是，儘管這樣，楊小林却也禁不住要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向白瑪打量打量。

她，說不上多好看，可又不知道是什麼地方那樣動人，她的睫毛很長，長得出奇；有一副紅黑紅黑的臉；頭上，有幾十根又細又長的辮子一直拖到背後，在齊腰的地方用小繩綁在一起。他奇怪地想：要是合成兩條，像女護士那樣，從耳根吊到胸脯上不是要更好看些嗎？她穿得不怎麼講究：像長袍一樣的皮坎肩，有幾處已經露出了羊毛；上身那件寬袖白布衫已經舊得發灰了，而且扣子也已經掉光，所以，她那乾乾淨淨的脖頸完全露着，並掛了兩串大珠子；繫在腰間的花道圍裙可真漂亮，就像孔雀尾巴；還有那雙猩紅靴子……

陳彪對這一切都沒有興趣，他喝完了第三碗酥油茶，用手背抹抹嘴，一開口就帶股不耐煩的勁：

『喂喂！郝鳳岐，你叫老鄉指路吧，看從哪裏上雀兒山。可不能再磨蹭了！』

這支打前站的小隊伍，已經在松林裏走迷了好半天。

戰士們本想在這暖和的帳篷裏多歇一歇，尤其是楊小林，他雖覺得有些憋的難受，

可也真想多歇一會再走，不過班長既說了話，也就只好揹起卡賓槍，提起鐵鍬預備動身。當他最後向白瑪看一看的時候，發現她臉上有些不安的神色。

羅桑也站起來了：

『你們要過山嗎？』

『不！不是過，我們要到山上去！』

『到山上去？做什麼，要到山頂上架棚子住嗎？』

『我們上山修路！』

『修很寬很寬的路，要跑汽車呢！』趙維學熱心地解釋着，『汽車，見過沒有？滴！滴！』他還擺出一個開車的架勢來。

羅桑和白瑪非常驚奇，一個挨一個打量着每個戰士，好像這半天並沒有看清他們，現在才來重新判斷這究竟是什麼人。

在羅桑看來，這些人簡直是想上到月亮上去。想在這座山——雀兒山上修路，那是可能的嗎？不是他不想這裏有條路，不光是他，牧場上，山莊上，所有的人誰都不止一次地夢想過：忽然有那麼一天，從雲縫裏掉下來一個神人，長得比山還要高，他掄開一把大斧，把雀兒山一劈兩半，閃出一條又寬又平的大道，人們騎着馬，趕着牛羣，唱着

歌，從這裏過來過去。但是，不知多少年，人們也只能把夢想留給後代，這座山，仍舊是飛不過，也繞不開！

『修吧！快修吧！越快越好！』白瑪搶先答話了，她把嗓門壓得那樣低，但這話，却又幾乎是喊出來的。

羅桑不以爲然地把手一擺：『不行！那怎能行呢？你們知道山上住着什麼樣的神怪！』

他見女兒又想多嘴，憤怒地斜了她一眼，接着說：『不錯！這座山我翻過不知多少次，每一回，只要一到山根，我就不住嘴地唸經；可是它就沒有哪一回是叫我安安穩穩過來的。昨天，從那邊來，就有一條牦牛●摔到溝裏去了。你們知道，牦牛的四隻腳，機靈得就像猴子，可是，……好吧！走，橫豎你們是要自己上去看一看的。』

話雖這樣說，但誰都瞧得出，他的心，正充滿愉快，充滿熱望，他振奮得嘴都有些發抖了。他一隻手抓住楊小林，一隻手抓住郝鳳岐就往外走。

沿海子繞過去，又穿過一片草地，爬上一個小山嘴，一陣冷風把大家撲得搖搖擺擺。羅桑站住腳，他慎重地把頭一擺：

『看！那裏！』

雀兒山，這就是雀兒山！

山當腰，清清楚楚畫出一道綫，好像是誰用刀把它上下切成了兩半，不用說，這準是工程師們常常提到的『雪綫』了。

雪綫以下，是黑糊糊的松林；雪綫以上，就是寸草不生的風化石，像一堆堆燒乏的煤焦。陰溝——說不清有多麼深的陰溝，被積雪填平了；這雪，又說不清有多少年沒有化開過，要是誰從那裏掉進去，可就別想再爬出來。雲霧，像爛棉花一樣，纏繞在山腰，離奇古怪的山峯，刺透雲層，直插上去，看來，從那裏只要一抬手，很容易就能摸到藍天！

戰士們帶着很大的興趣，望着，談論着。

進軍西南，過秦嶺的時候，楊小林曾經說過：『我敢打賭，天下再沒有比秦嶺高的山了！』可現在想起來，那不過是一個小土包。他忽然變得快活起來，對着山峯，以他少有的一種調皮的口氣說道：

『好！找你半天，你在這兒呢！』

● 牦牛：康藏一帶特有的一種牛，全身的毛和尾巴都很長，能負重爬山。

說着，還把右臂一揮，彷彿要一下子把這座大山推倒。

二

如果騎上一隻鷹從高空往下看：綫路，就像一條長帶子，從草地上牽過來，彎彎曲曲盤上雀兒山，又彎彎曲曲盤下去，由峽谷伸向遠方。綫路上，成千上萬忙碌的人們，就像蠕動着的螞蟻。不過，老鷹想要飛得高過這座山那就太難了。

現在，戰士們已經理會到，爲什麼一提起雀兒山，羅桑的臉色就變了。它真像一個有生命的怪物，它好像處處給人們爲難。

花崗岩硬得像鐵。戰士們咬着下嘴唇，把錘頭掄過肩膀，狠命打下去，可是鋼釘只能在石頭上跳動一下，憑你使出天大的力氣，一天也難打進一公尺，有時候用力不巧，像手電筒那麼粗的鋼釘，竟會攔腰折斷。而那些原始凍土，也並不比花崗岩好對付，沒旁的法子，只有用十字鎚硬『鑄』，磨禿了鎚頭震裂了手，還是一鎚一道白印，土塊濺起來把臉都打出血了。還有，天晴得好好的，忽然不知從哪裏捲來一陣暴風，黑雲就壓到頭頂上來，一轉眼，大雪已經蓋滿了山野，雪還沒停却又變成了冰雹：開頭，像糖花生米那

麼大，一會就像棋子，再一會就像鴨蛋。戰士們只好把鐵簸箕或籬筐頂到頭上。自己出的氣，在眉毛上鬍子上結成一層霜。可是誰也想不到，驟然間又會露出大太陽，立時就晒得人只想一盆冷水順頭往下澆；強烈的光綫，從雪地上反射起來，刺得人不敢睜眼。更傷腦筋的，是雪綫以上空氣不夠使，還沒有掄幾錘，嗓子眼裏就冒火，喘氣都喘不贏。在山上，做一頓飯得要四個鐘點，可不是嗎！先不說十三籬筐的雪才能化一鍋水，就是水燒得咯噠咯噠地翻滾，把指頭伸進去一點也不覺燙；如果這時候你着急把米倒進去，那一輩子也煮不熟這鍋飯了。身體不怎麼好的人，整天覺得頭昏腦脹，平白無故就會流鼻血。心臟不健康的人，坐着不動每分鐘要跳九十多次，一百多次，甚至有個別人一到山頂就躺倒了；可只要一下山，馬上就又能吃又能跳。

這一切，在剛上山的那幾天，誰都非常吃驚，並且以坐立不安的心情在等待着，以為雀兒山還會使出什麼『花招』來。可日子一長，也就習慣了。

不管怎麼樣吧，只要在工程藍圖上，路綫從這座山上畫過去了，那就沒說的，修過去！

不過，有些人也確實是被嚇住了，他們不管是在做工、吃飯，甚至睡覺的時候，也掩蓋不住那種擔憂、愁悶的神氣，彷彿脚下這座大山隨時都可能倒塌、崩裂。